

卷



商文毅公集卷之六



後學漢陽劉體元編輯

大理楊 熙校正

庠生 方之重 徐紹庸同校

記

重脩尊經閣記

淳安縣儒學明倫堂北是京泰間肇建尊經閣以貯  
聖朝頒降大誥五經四書性理大全五倫諸書落成  
且久說者謂是閣基構偏西與堂之中弗相直非制  
之善蓋閣東舊迫民居勢使之然歆斥其地遷正之

事在為邑者率因循弗果已而督學憲副劉公鈺按  
縣因典教彭公英及諸生之言屬意遷改適新令王  
君衡下車欣然任為己責捐俸倡義衆皆樂助遂市  
閣東民地闢而廣之壘之使高築之使堅石其傍使  
固卜日遷正俾與堂等修葺藻飾視舊有加偏東得  
隙地復建樓三間以資遊息直前建兩廂以便肄業  
於是傑棟崢嶸層簷翬飛重門軒轄八窗明朗閣之  
中典墳盈几牙籤滿目閣之外峰巒環拱如屏如嶂  
風晨月夕衣冠登臨可以滌煩襟消塵慮使人神閑  
氣定心靜神怡誠學宮之偉觀也僉謂不可無述與

教走書徵記予聞孟軻氏云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  
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又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  
子所履小人所視夫士之所學者正心也正身也推  
而行之正家也正君也是故跬步不離於正也况藏  
焉修焉之所而可使弗歸於正乎是宜憲副主之賢  
令成之舍其故而新是菑易其偏而中是適於是觀  
者有所感發學者有所興起雖欲弗歸于正不可得  
矣雖然此士之得於外者也若乃閣之所尊者經也  
經之所載者道也尊經所以尊道也是故道以修身  
非經則道無由明何以為脩身之本乎道以治人非

文獻公集 卷之六  
經則道無由顯何以為治人之本乎古昔聖賢之道弗行於當時而幸傳於後世者剛述訓釋之功經所由成也我朝 列聖之道被冒于當時而垂裕于來世者闡明表章之功經所由盛也士生文明之世沐浴教育之恩固宜朝此經暮以經佩服此經使正心正身之功無不盡而正君正家之要有所資夫如是則道不在經而在于我矣然則尊經之為閣也豈徒然哉今茲遷建之功豈小補哉用書以為記王君稷山人由進士為令勤敏清慎其所造未可量云

淳安縣學進士題名記

朝廷設科目以取士非以為士之榮士之階科目以行道非以為身之榮以科目為士之榮是以利誘非朝廷意也以科目為身之榮是以利進非士之志也然則科目奚為而重也重夫士之由此而進道之由此而行也如是而錄名以彰之刻石以傳之庸非激勵人心之一大機括歟淳安自宋元來士之第進士者既皆刻石樹之學宮而我 朝續而附之此有司者因循之過也景泰丙子進士巴陵鄧君廷瓚受命來尹是邑含菜之暇見而嘆曰我 朝崇重進士超越前代而淳安進士數倍他邑顧題名之石未立

非缺典歟於是命工礱石自洪武開科以來凡邑士  
之登名鄉試會試 廷試者悉次第刻之虛其左方  
以俟來者尹之意非以為榮而以為勸誠知所重已  
茲以述職來京屬予為記惟進士之科始于隋唐盛  
于宋元而尤莫盛於我 朝行之愈久而無弊者以  
上之取賢士之行道此為正路也士君子跬步不離  
於正進以禮而退以義用舍以之何庸心哉吾黨之  
士其毋以致身科目為榮而以無玷于科目為貴未  
進于此者不可萌一毫倖進之心已進於此者不可  
有一念自怠之意檢身勵行之功明德新民之術必  
求至於聖賢之地而後可苟或德不加脩學不加勤  
節操之弗立功業之無聞使人得以指而議之曰是  
假科目以媒利者也非有志於行道者也若然雖穹  
碑著名適以為辱尚何榮幸之有哉嗟夫後之視今  
猶今之視昔吾鄉前輩諸公無容議矣自今以始凡  
我同志之士幸相與戒之勗之以求無負於科目之  
設哉

思親堂記

柳陽曾君唯中以大學上舍擢嚴隄推官暇日扁其  
署之東燕居堂曰思親間求予記因言曰孤不幸早

喪母繼喪父惟是升斗之祿弗及於親誦蓼莪之詩而嗚咽感風木之訓而悽愴名堂以思庶幾有警是故朝夕是堂思晨省昏定之禮無及也往來是堂思出告反面之義弗逮也飲食是堂思歆為親視寒暖節弗可得也偃息是堂思歆奉席請何趾何鄉何由施也入室也優然若見乎其位思親之念弗以入室而間也出戶也肅然如聞乎容聲思親之誠弗以出戶而怠也見父之書不能讀思手澤之猶存也見母之柶棬不能飲思口澤之未泯也此思親之義而堂所由名也幸為之記非惟得以慎於終且將有以貽

於後云予聞之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故子歆養而親不待初吾為吏祿不及釜猶欣欣而喜者非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歿之後南遊於楚得尊官焉然猶北嚮而涕泣者非為賤也悲不逮親也此曾子之誠于思親者也君曾氏出也思親之誠無愧於其先可不謂之孝耶雖然曾子學于孔子孔子曰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而思弗預焉君以儒業亢其宗以勤慎脩其身以公恕臨乎民則所以揚名在是所以顯親在是此又孝之大者蓋知所以思親則知所以孝親矣然則思親之堂其孝親

之明鑑與君曰敬聞命矣請以是為記君父某稱鄉先生母陳稱賢淑塋已久所存惟繼母遠莫克就祿養思親之義蓋併致意云

### 平谷新城記

平谷縣在薊州治西北八十里古漁陽地今為順天屬邑西連密雲古北口東接山海道經遼東北臨極邊諸大山永樂初置營州中屯衛以鎮之今豬圈頭等四關熊兒岐等四營官軍守備者常數千人蓋重鎮也縣故有土城歲久頽圯今都御史閻本奉命巡撫至而嘆曰城郭所以衛民况平谷密迤京師

為東北屏蔽兵民於此乎聚儲特於此乎積非有高城深池將何所恃於是謀諸總兵焦壽參將劉輔皆曰都憲言是疏請于朝得允爰命衛指揮袁忠等督軍夫若干增築之城高二丈五尺址廣三丈五尺頂殺址三之二周圍六百丈為城門四門有甕城又各置門城之外為塹濶二丈五尺深半之沿塹植榆柳幾萬株經始於成化丁亥四月訖工於明年二月功之成視舊四之三於是居室晏然雖外戶可以無閉防禦之計遠矣余謂是城也邑小而役鉅不可無文以示來者縣丞宣謙述增築始末來徵予記予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易之有取於豫者素定意也天下事未有不成於素定而况保障為為政之首可使之因循廢弛于宴息無事之時乎惟茲城郭既新人心始安可以奠民居可以廣儲積可以繕甲兵養威蓄銳復何外侮之足慮哉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此之謂也都憲公可謂防患于未然者矣乃若力出於閑暇之日而費出於規畫之餘於衆無擾於事有功此善之善者也後之人能嗣而葺之其利閑且遠哉因為之記以俟諸有功於斯役者列之碑陰

### 重建西廟記

淳安邑治之西附郭之間立廟祀神其來久矣近歲廟厄於火居人哀財重建輪奐之美視舊有加首事者以予邑人走書求記按是邑東西郭皆有廟相傳神為葉姓或稱葉府君或稱戈天將竟莫知其所從始及考圖志乃謂葉當音歛以為三國時賀太守廟賀名齊會稽山陰人建安中以武威中郎將討平山越始表歛東之葉鄉新定里為始新縣隸新都郡吳因以賀為太守加偏將軍封山陰侯始新即今縣治也縣西北六十里之永平鎮有葉鄉土地祠又名賀



將軍祠蓋賀有功於民歿而廟祀人尊之曰葉公理或然也則此二廟為賀太守廟無疑而府君天將云者因訛葉為姓遂為附會臆度之說也然一神而二廟毋乃瀆乎蓋邑市分東西坊析而祀之便祈禱耳雖然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者謂之淫祀無福若賀之關土置邑非以勞定國者乎非法施於民者乎是宜邑之人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惴惴然若子弟之事父兄豈徒專以徼福亦以報德于神云爾此其正直之氣殆與山川相為悠久哉故能使人愛而慕之畏而敬之千載猶一日可謂靈也已若諸葛孔明之於蜀關雲長之于襄張翼德之于荆皆功施一時而廟食百世若侯者庶幾似之執予故辨其偽而歸之真以明廟祀之正以解時人之惑使來者有所考焉廟之建肇工於成化丁亥之臘月至明年仲冬訖工凡用財力人皆樂助是用列其姓名于碑陰遂書以為記

淳安縣重建布政分司記

淳安縣布政分司舊在縣治東南青溪之濱比因居民弗戒於火延燬無遺議者欲改造縣西閑曠之地

因循未就大尹丁君由成化戊戌進士出宰是邑勵清苦甘澹泊輕徭薄歛裁減冗費正賦之外纖毫不以擾民尤於分司之建惓惓注意蓋謂興廢舉墜在古人有不能已者此類是也乃節縮日用積累羨餘重拓舊基聿新厥制中後廳堂各三間左右廂房各六間前門五間門之前建駐節坊牌一座夾以申明旌善二亭瞰臨青溪材皆取其堅壯工必務于精緻飭以丹漆加之彩繪非欲以為觀美蓋敬事奉公之意寓焉始事于壬寅夏五月至冬十月落成士庶環觀皆嘖嘖稱嘆以費自公出役不及衆尹之功偉矣

宜有紀述以示後來尹因具事狀以記屬予竊惟朝廷設官分職所以為民有如藩臬重臣循行羈邑各置分司以處之體統尊嚴等威有辨優禮之至者為民之深也而尹以銖積寸累之餘載新輪奐勞亦至矣其視假公營私舉一費百而不惜人言之是非者不亦大有間哉自今旬宜君子駐節于斯于以宣上意而達下情興民利而去民害務盡厥心毋隳于職則人將視此為南國之甘棠瞻者敬而過者悅非徒輪奐之美而已尹名練字質純世家江右之豐城學問該博經史貫通而其仁民愛物之意推此可見

文獻公集 卷之六  
誠無愧於儒者云贊是役者丞鄒端簿姚謙典史王思明皆能體尹之心者也併書為記

重脩徐州百步洪記

徐州城東南百步洪勢極險峻舟行艱於上下外洪大石百餘如獸蹲狀人呼為翻船石裏洪壩下數壑屈曲如之玄字每歲官民船經過被損以百數賦稅供給之需商旅之貨物湮沒至不可勝計甚者舟人亦徃徃因而覆溺東西兩岸緯路低隘稍遇水漲遂至瀰漫無路可尋水退則土去石出巉巖磊砢艱於步履官府督工修治鋪草萬束輦土平蓋費財勞民

僅取便目前已而水至則前功盡隳艱險如舊自永樂間通漕以來所費不知其幾矣成化丁亥冬官主事郭昇奉命守洪至即相其洪勢度材量力銳意脩治博詢土人廣採輿議遂具疏請之于朝及移文部堂并總督都憲咸以其言為然於是募工鑿去外洪翻船諸石補平裏洪壩下數壑東西洪岸并緯路各用石板甃砌扣以鐵錠灌以石灰既堅且固兩堤各植柳濬井以蔭濟行者凡有關於洪道有益于漕運如金龍等神祠觀音閣公廳閘廳鼓樓及軍夫所居共二百餘間重脩增建煥然一新所費錢穀以

萬計悉設法勸率所在軍民一毫無取是以人不知  
勞而功易就始于成化戊子春正月成于明年冬十  
月舟行至此如乘安流東西捧挽獲履坦途往來之  
人靡不稱快儒士弘毅等以主事有功是洪不可無  
述不遠千里求為之記惟天下事無有不可為者但  
安於苟且樂於因循以為人之受害乃勢使之然卒  
至于功無所成害不可去者多矣噫此豈仁人君子  
之用心哉昔李冰鑿石堰江范希文築堤捍海皆急  
於興民之利而去其害郭君先在臨清三載曾造遮  
障七百餘隻改修南枝等閘挑濬觀音嘴等河人

至今賴之而於此又克成偉績使去險即夷易危為  
安其利濟之功豈小補哉郭君世家崑山近隸籍潁  
川由進士拜今官廉勤幹濟將來名位未量其諸助  
財修建者列名碑陰庶使來者知所勸云

澤州重建廳事記

州郡廳事實牧守承流宣化之所群吏于此稟度衆  
庶于此趨令爭訟于此求平賦役于此取均仁政由  
此而出仁澤由此而施者也非高廣無以示聽非虛  
敞無以示明非庭階森嚴無以辨分非門扉軒豁無  
以達情此而弗治如治人何是以有志之士必先整

飭廳事以為正已正人之本非徒侈觀美而已澤州本屬冀州域春秋屬晉戰國屬韓秦屬上黨漢始置高都縣隋改澤州取濩澤義唐宋因之元時領晉城等五縣隸平陽路 國朝省晉城領高平陵川陽城沁水四縣直隸山西布政司州有廳事前代莫考再建於至正五年而重修于洪武二年至是歲月寢久風雨震凌梁柱朽腐左支右撐日懼覆壓知州陳奎蒞事之暇謀諸同知趙鳳判官王用等樽節公費佐以邑俸鳩工市材撤而新之重建正廳五間鼓樓五間儀門三間東西吏房各十五間經始於成化辛卯

春正月閏三月畢工落成之日衆皆稱嘆謂是役也材力弗勞於民而規制有加於昔誠宜文諸貞石以示永久於是知州述脩建始末走書今戶部左侍郎原公傑徵予為記夫廳事有關於政令者也今茲輪奐既新吏民方改視易聽州之長貳將何以慰群情之望哉亦惟端本澄源使發於已者皆大公至正之道施於民者無暴征橫斂之失夫然後治化興行而廳事不為徒建也已知州由進士初任沁水尹以能聲遷今職清慎䟽通州人感悅其功業未可量云

濮州新開河渠記

濮地曠衍民以農為業州之南四百里黃河也正統  
戊辰秋河徙滎澤浸流州境自臨濮迤北至港上地  
可萬餘頃悉為巨浸民以失業迨景泰丙子河復故  
道漫流稍息臨濮地間出然無以洩其流乾溢靡常  
農業久廢民多轉徙失所者成化丁亥春巡撫山東  
右副都御史原公傑行郡至濮因民之艱召官屬謂  
曰土地以養民河渠以洩水即如此地農業所資非  
有河渠其浸淫之患寧有極乎况因民之利而利之  
擇可勞而勞之先王美政也與其因循歲月以坐受  
其害孰若一勞永逸之足以徼後功乎衆皆曰然於

是都憲躬為相度地勢指以開濬疏導之方命東昌  
同知陳僑董其役肇工於是歲二月未逾月而告完  
河長七十里深皆及泉以防壅塞兩岸築堤廣二丈  
高半之長與河等以防泛溢復令范縣迤相濬築二  
十里許下接故渠以達張秋運河是歲水不為患農  
業驟興獲利者數千家是役也判官徐伯良齊諒典  
科幸寬撫綏有道民不知勞明年春都憲復按濮以  
水患雖息河堤未固又命新任知州張雲益工濬築  
高深視舊倍之兩堤各植楊柳培護以圖堅久州民  
相與語曰自今以始吾儕得享粒食之樂以免於墊

文獻公集 卷之六 十三  
溺流離之苦者都憲之功與二三大夫之力也安可  
以無述乃群請於州守守不能抑因述始末走書求  
記將刻石樹之河堤之旁使後之人得以考其成而  
嗣其功以求其利其用心善矣嗟夫天下事未有不  
可以人力而成者况河渠乎昔者河決瓠子濮民嘗  
受害矣已而武帝臨幸沉白馬蒼壁令群臣負薪卒  
以填塞築宮其上導河北行而水患遂息盖以人力  
勝之也今茲河流既順而濮之為患特餘浸耳然河  
渠一開而水勢有歸地利可興民生以遂謂非人力  
成之而何矧今朝旨丁寧未始不以水利為急若  
都憲可謂能奉宣 德意而濮有司可謂能舉其職  
業者矣漢穿白渠民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陽谷口鄭  
國在前白公起後且溉且灌長我禾黍維彼以瀦水  
此以洩水為用不同而為利一也濮之民寧無繼是  
而歌者乎用書此為記以復守之請云

### 重建西關社學記

西關龍門也龍門以北為城堡八皆武衛無有司比  
屋成卒以故缺學校乏絃誦聲正統初嘗一設社學  
以教將士子弟之在各衛者未幾輒罷已而虜騎衝  
斥人皆散逸戍守且廢何有於學叅政葉盛與中奉

命協贊軍務興廢舉墜踰年武備益振戍守益固邊境晏然人以大和叅政意謂文事武備相為用久矣武而非文局以導人心迪彞教使知尊君親上之義之為重且急耶於是謀之都御史李公請復建八城堡社學而西關之學獨先就舊在衛東南今遷東北地寬廣面陽前築夫子燕居堂後為明倫堂東西為居仁由義二齋燕居堂東為藏書之室齋之旁為遊息之所為屋若干楹繚以周垣啓以重門其南當通衢樹坊牌二曰興賢曰西關社學學本龍門也而曰西關者衛之西有關焉叅政所更也學既成擇老成

通於儒者為社學師選將士子弟之俊秀者為弟子員俾從遊其中叅政親督率作詩勸相出公帑所羨積購書凡五千餘卷俾之講肄於是絃誦相聞禮義並興而邊方之士始知有文學之貴其為風化之助大矣諸生吳亮黃用率同列礮石請為之記予惟禹貢綏服內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衛此文以治內武以治外之意然內三百里非無武衛以文教為主外二百里非無文教以武衛為主聖人嚴華夷之辨如此今茲龍門外控虜境實古綏服之地武衛固所當嚴文教豈容或廢叅政興學之意蓋欲明五



文毅公集 卷之六  
典以淑人心使知綱常之所當尊而君親之不可以  
或後久安長治之道無踰於此繼是而當北門之寄  
者恒以是用心則禮義可興風俗可厚雖無兵而守  
固胡虜不足言矣是役也贊成之者叅政周賢經營  
之者守備黃瑄吳昇皆有功於是學者宜書

### 重建正學祠記

正學祠在金華郡城東一里郡守李嗣奉勅建以祀  
先儒何文定公王文憲公金文安公許文懿公四先  
生皆郡人宋元間此地有陶氏書院四先生嘗講道  
於此後陶氏家日落書院尋廢其地為有力者蔬圃

成化丙戌李以郎官出守首訪遺跡意圖規復適僉  
憲辛君訪按郡守以其事白之辛欣然曰表章先賢  
風勵後學吾輩職也且四賢著述有功聖經固宜從  
祀孔子况書院乎即其實以聞詔從龜山楊氏之  
例立祠鄉郡春秋致祭賜祠額曰正學云守承  
命惟謹謀諸同知牛盛輦相與聚材鳩工闢書院舊  
址建立祠宇為屋若干左右廂前門如數宰牲有厨  
齋宿有房飾以丹漆繚以墉垣傑閣崢嶸華扁炳燁  
經始於成化戊子秋九月訖工於是歲冬十月守卜  
日落成於是郡邑僚屬師生耆老瞻拜之餘皆嘖嘖

稱嘆百年文獻至是一新足以見 聖天子崇儒重  
道之功賢有司興廢舉墜之力自是正學有傳斯文  
增光而邦人士亦未有所賴其為彞倫風化之助豈  
淺淺哉守以盛事不可無述因走書求記惟正學在  
天地間猶元氣也元氣運而後歲功成正學明而後  
治道著三代以上正學在聖賢治道在天下固無容  
言矣三代以下正學在六經治道在人心非有諸儒  
闡明之則天下貿貿焉又惡知孔孟之書為正學之  
根抵治道之軌範而佛老之言為正學之藜蘷治道  
之螟螣也哉四先生生東萊之鄉出紫陽之後觀感

興起探討服行師友相承所得多矣考之郡志如文  
定力窮伊洛之源文憲身任天下之重文安履蹈篤  
實文懿素志冲澹其操守同文定有諸書發揮文憲  
有讀易等記文安有語孟考證文懿有四書叢說其  
著述同夫正學具於六經原於人心者其體也見於  
治道者其用也六經既明則人心以正治道以盛而  
正學之功於斯至矣然則四先生既有功於六經即  
有功於正學有功於人心有功於治道天下後世盖  
有陰被其澤者祠而祀之豈非有司之先務哉是舉  
也宣 上意淑人心厚彞倫勵風俗其功不亦大乎

文獻公集 卷之六 十七  
僉憲河南人郡守廣東人皆名進士其相率為此誠  
知所重者後之人繼是而葺飾之斯文之傳為不朽  
矣予故為之記以詒之

### 梅菴記

菴以梅名寓志也志於梅何寓梅花之儒者也儒者  
之志蓋似之矣似之斯好之好之故名之也何遜之  
與林逋之逸其於梅誠好之矣而無所名名之者著  
其志之有在也好之而無所名則固以適一時之趣  
耳梅菴毘陵先生自號也先生素好梅家居密邇梅  
村築書舍吟誦其間花時啓戶巡簷徘徊索笑湛然

脫灑塵慮其志之高尚可想見已既取科第歷仕途  
待詔詞林司業國子諭德 青宮遠遠鄉邑無復向  
者巡簷之趣暇日闢官舍旁室命善畫者即素壁圖  
之冰肌玉骨粲然瑩然公退靜觀宛若梅村之在目  
也因扁其楣曰梅菴先生既自序之而復命輅為記  
夫梅得氣之正者也先春而芳清標特立一塵不染  
昔人謂其有孤秀之心無奔競之態為花之儒者豈  
不信然先生丰神秀爽同梅之清也操履純固同梅  
之貞也師道凜然弗徇於俗同梅之孤潔也位尊望  
隆聲譽藹然同梅之芳馨也然則菴以梅名豈非其

志之有契耶雖然此梅之質也若乃登商鼎薦和羹  
又有調劑之用焉先生以道德率人俊乂彬彬應時  
效用者多先生所造就其功固已著之天下國家而  
無施不可矣况當 聖天子詢用老成之日密勿  
廊廟輔德格心措斯世於安恬之域者非先生而誰  
彼西湖之處士揚州之法曹趣則適矣其如用之弗  
竟何噫先生名菴之義豈玩物云乎哉儒者之志非  
梅又烏足以見之輅嘗侍講幄知先生真有歲寒之  
志而非苟同於俗者也於是即其實以記之先生姓  
趙氏世家毘陵云

清泉八景記

清泉去壽昌邑西不三數里勝景也所居翁氏簪纓  
族也翁君志常魁傑士也八景志常所名也因其地  
之勝而加以名之美此八景之所以顯白當世而見  
重於縉紳也夫地以人而顯固然矣而志常讀書明  
敏識見卓異才可仕而弗仕而其隱于清泉之間囂  
然自得無慕於外者八景之勝有以玉其成而投其  
契也彼良田廣衍于耜舉趾不失其時者東郭春耕  
農人之力於本也觀此則龐公之志有在矣水波不  
興投竿取魚戴月而歸者西湖晚釣漁人之得其樂

也觀此則子陵之風可想矣因宋賢之遺址構屋聚書俾子孫肆力於問學而彭山書舍固藏修之所也即衢婺之通津造舟濟人使往來不至於病涉而南溪古渡實惠愛之施也馬堤以馬令所築而得名馬堤牧唱聞之而名利兩忘蓋與陽關之唱不作矣杭嶺以浮屠之菴而可憇杭嶺樵歌聽之而塵慮頓消蓋與滄浪之歌同調矣萬松之間梵宇巍然晨鍾初聲居人有警為善者自是孳孳也石橋卧波亭構暈飛夜月當空水光一色體道者貴於默契也惟茲八景環列乎清泉秀鍾於翁氏仁者知者得以據其勝而挹其清此志常所夙異流俗而號稱傑士也且志常好禮尚義延譽鄉邦以有義士之稱冠帶之榮固已光照山川衣被八景矣矧夫子孫穎秀將來掇科取仕以顯揚于世又烏知八景之名不由之而愈顯耶人以地而貴地以人而顯二者勢常相因予也誦地靈人傑之辭非獨為志常喜又將為志常之後期之因其請遂書以為記

洪音樓記

嚴州府鐘樓舊在府治之西玄妙觀東南歲久樓圯鐘併置之樵樓說者以為非制宜復舊規太守江侯

蒞任三載政務脩舉人用協和間以建樓之意謀諸同寅僉議克諧遂出公帑羨餘市材鳩工闢地拓基聿新厥制樓為四簷高可七丈方廣如數既壯且麗卜日告成升鐘于梁聲聞遠邇士民惟悅以為樓觀載新不可無述侯因以記來屬予惟鐘者官府以之示晨昏之候警群情而一衆志誠治道不可缺者當夫五鼓戒嚴東方未晞鐘聲一振居者興而作者出雖有宴安之人亦將惕然內省無敢逸其志矣及乎時臨昏暮初漏方傳鐘聲既盡作者息而行者止雖有不逞之徒亦將悚然內懼無所售其奸矣或謂道

德齊禮為治之本也何以鐘為然不知道德所以陶人心者也鐘所以警人心者也書曰作新民作者鼓之舞之之謂也孟子曰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振德者提撕警覺之謂也譬之造化之於萬物既潤之以雨露而復震之以雷霆然後萬物得以遂其生成之功為治之道何莫不然本末具舉精粗靡遺而治道備矣江侯名稼家世太平之當塗由進士歷文選郎中出守是郡慈祥愷悌深得為政之體鐘樓之建特興廢舉墜之一耳贊是役者貳守鄜君才通府曹君泰推府鄜君昂皆賢佐也因併書之

重脩醉翁亭記

滁州城西南六七里舊有醉翁亭創於瑯琊僧智仙而名於歐陽文忠公宋慶曆間由龍圖閣直學士改知制誥守滁以平易為政民安之暇日與賓客宴飲於此自號醉翁因以名其亭并記之蓋寓情於酒耳後滁人慕公之德思前守有合於公者於亭後建二賢堂祀公及王元之元之明道中由翰林學士出守文章政事與公相埒合而祀之人心之公也久之亭堂寢廢僅存遺址國朝宣德丙午歲重建於是始翼然如舊規迄今數十年風雨震凌梁柱摧折幾於

復圯南京太僕卿盱江鄭君悠少卿天台魯公崇志寺丞河南吳君箎毘陵李君廷芝知州安陸周君正慨然以脩建為任各捐俸貲以為衆倡一時仕宦及義士聞之多樂為助遂鳩工度材闢地廣基亭因其舊而增脩之益以梁拱飭以丹漆堂撤其舊而改建之高廣倍昔輪奐有加焉亭西南隅別構屋數楹召方外士居守割近亭周圍隙地畀之令力耕自給亭下故有釀泉原無亭蓋圓亭覆之亭前後山瀕溪雜植松竹柳凡數千百株鑿石甃橋築巨堤水環遶亭前澄澈可愛經始於成化己丑冬十一月至明年夏

五月畢工鄭君暨同志具始末來徵予記惟文忠公  
治滁在慶曆丙戌至是已四百餘年而所謂醉翁亭  
者其興廢屢矣世之君子聞醉翁之名誦醉翁之記  
恍然如醉翁在目矧親歷瑯琊之間徘徊釀泉之上  
遐想芳躅寧不為之惕然有感於中乎此亭堂之脩  
建所為有補於風化非徒遊觀之樂而已且公以救  
時行道為心不能使其身安於朝廷之上而名亭之  
意特寓情焉耳顧使人思慕不忘如此何耶蓋不能  
安於朝廷之上者小人間之也不然韓范富歐皆王  
佐之才使得盡行其志宋之治將幾於三代矣然公  
自是歷典名郡重升廟堂與二三執政同心輔治功  
業巍然有光簡冊此又以見小人終不足以勝君子  
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噫後之思慕公者豈獨滁  
之人士哉

重建岳陽樓記

岳陽樓在岳州府治西南右瞰洞庭左挹君山波光  
巒影萬景在目誠一郡偉觀也圖誌莫詳創始然考  
之唐李杜諸賢皆有賦岳陽樓詩其來已久至宋慶  
曆間郡守滕宗諒子京重建范文正公希文作記而  
後岳陽樓之名益顯於世慶曆至是四百餘年中間



興廢不知其幾矣成化丁亥進士眉山吳節以郎官有聲出守茲郡登覽之餘憮然有感謂湖山景象不減舊聞而樓之規模大非昔比詢之則後來郡人所構卑陋弗稱亟欲改作還于舊觀適視筭之初年飢用乏力未暇及久之政務漸舉歲時漸稔廩有積粟庫有積貲乃謀諸僚佐稍出羨餘兼助已俸募工飭材撤其舊而新之始事於辛卯冬十一月訖工于壬辰夏五月傑棟崢嶸層簷翬飛高宏壯麗有加於前落成之日衆皆欣悅以為盛事不可無述於是太守具事狀介太僕寺丞鄧君廷瓚來徵予記嗟乎物不

自美因人而美此理也夫以岳陽為樓據有洞庭之勝既云美矣而范公為記又歷叙陰晴變態之妙以寓夫先憂後樂之心使人誦而味之非惟不出戶庭而湖山景物盡在目中凡素存憂國憂民之念者自將惕然警省而油然興起矣然則是樓之建豈為遊觀之好哉蓋深有慕於公之為人而追尋芳躅思欲企而及之者也予聞太守治岳廡慎有為九載之間士安其教民安其政而吏亦怡然於禁令之下無敢侈然以肆者夫為郡而能仁於其民無愧於公之心也建樓而欲復於舊無愧於公之文也公何人也希

之則是予於太守有取焉於是乎書

### 愛敬堂記

蜀阜徐君廷進乃福建大叅原一之兄封兵部郎中  
靜樂公之仲子也君天性孝友事郎中公母錢宜人  
極其奉養待伯兄廷傑弟原一克念天顯而篤友于  
之愛庭除之間棠棣琴瑟和樂之風藹如也且勤儉  
克家詩書課子田園充拓堂構一新誠為一鄉之善  
士堂成而賀者雲集適原一以考績赴京師一日  
道乃兄構堂之意問名于予且請一言為記予曰盍  
以愛敬名一以志君家之樂事且以訓後之人咸知

愛敬之理而正家之道端在乎是夫孝弟者人之良  
知良能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  
敬其兄使能童而習之長而不失則人人皆君子比  
屋皆可封矣柰何人心不古習俗易移至有耨鋤德  
色箕帚諍語而愛敬之風鮮見於天下如廷進君者  
身雖不仕而能孝于親友于兄弟如此則斯堂之構  
豈獨為一時之美觀吾知宜兄弟和妻子父母其順  
不出戶庭而民行之淳風俗之美即此可臻矣其為  
益豈淺淺哉原一起而拜曰貫不肖兄弟辱先生之  
教至矣歸以名堂俾世世子孫守之不敢忘遂援筆

記之

文毅公集卷之六終

商文毅公集卷之七

後學漢陽劉體元編輯

大理楊熙校正

庠生

徐大英  
余順祖

六世孫商之相同校

雜著

奉題高宗御書後

右宋高宗御書杜少陵詩四章予友大學生方淵家藏舊物也相傳淵九世祖金紫光祿大夫閻休致陞辭日高宗適書此詩因以錫之時紹興辛亥歲也以

其詩攷之良是閭仕歷右文殿修撰而階金紫光祿者階進而官不進也龍章御寶光彩如新觀此可以想見當時君臣相得之意然說者謂高宗是時金耻未雪宜詰戎兵以陟舊服翰墨非其所急殊不知文事武備不可偏廢先武投戈講藝前史美之高宗惟不用儒而已使其真能嚮用儒術則中興之業當不在先武之下而如金紫公者亦安能奉身而退得以直遂其山林之趣也哉淵字向本學識卓異先世遺物能珍惜若是誠方氏賢子孫云

### 題富山遺藁

富山遺藁淳安方先生一獲所著詩也先生生宋元間天資穎悟志學懇篤嘗從游潛齋何先生究心義理之學仕既弗顯因退而築室富山之麓授徒講學學者稱之曰富山先生今所遺詩多五七言古體紆徐渾厚弗事雕刻要其學有原委然亦足以觀先生冲雅之操矣昔歐陽文忠公謂詩人多窮非詩能窮人殆窮而後工世以為名言先生惟弗大用故事業無所見有蘊於中皆於詩發之豈非窮而後工者耶先生五世孫文傑彙輯將鐫梓以傳屬予一言予未及谷適文傑之子中領鄉薦來京復介宗人兵科

給事中廷臣促予言敬為書此先生詩予友周弘璧  
言之備矣覽者當有得也

題應御史家藏 隆恩錄後

福建布政司左叅政應顯文明世家嚴之淳安登正  
統乙丑進士歷監察御史大理寺丞按察司僉事副  
使陞今官旬宣之暇謹錄 累朝所頒 勅命

勅諭萃為一帙題曰 隆恩錄將鈔梓以示子孫特  
屬輅言識諸左方輅惟國家著令凡升朝官自七品  
以上任滿三載有政蹟者例得推 恩封贈其親前  
勅命五道蓋文明為御史時所受者也其從弟頊繼

由科目擢光祿寺署丞所受 勅命一如令典 恩

榮至矣載惟 朝廷差遣非軍國重務雖大臣弗輕

給 勅諭而文明所受 勅諭二道蓋一任御史時

清理軍政一任副使時總督海道皆重務也故兩給

馬文明敦厚廉謹數歷中外四十年始終一致雖謙

退弗炫而所至之處軍民悅服縉紳君子雅相推重

是誠有德之士所為寔躋通顯迺承 寵光者非偶

然已且尊翁惟善暨弟惟賢以同產至親並受

恩封烏帽錦衣享年有永此尤人所難者是固慶門

積善之報抑詎非賢令器忠孝兩盡有以感召之歟

矧今名位未量所以圖報 君恩顯揚先德者當自有在謹書此以俟

徐節婦傳

節婦王氏淳安人蜀阜徐君福壽妻也年十九歸徐仁慈孝敬深執婦道明年生子士華越七年姑亡無何夫亦亡節婦值二喪哀毀瘠甚幾不能生服既除舅以年邁莫給衣食欲奪其志節婦指日誓曰婦無再醮禮即有異志有如此日由是舅不能強節婦益服勤儉甘澹泊躬績紡養老撫幼備極艱苦舅歿營備塋祭無違禮其孤稍長擇師訓誨求名家女配焉

以故士華克底成立讀書習禮為鄉善士田園屋廬日以充廣節婦志願遂矣節婦今年八十有七為未亡人者六十餘年節操凜凜人無間言有司上其事於 朝旌其門曰貞節士華子廷澤好學克振以予備員太史屬其從弟鑑貫二進士狀節婦行求為之傳云贊曰人有恒言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婦以夫為天者也若徐節婦者夫亡守志六十年如一日豈非順天者乎壽富光榮享有子孫之盛非彼蒼者有以相之哉噫順天者昌予於徐節婦有徵矣

晉太傅謝公像贊

太傅之後子孫散處江東西甚衆若新淦莒州謝氏  
實其派系謝氏之良曰師軾者讀書好禮家藏李伯  
時所寫太傅像筆意精到卷軸如新非累世什襲之  
謹能如是乎師軾間託其鄉親予邑令丁侯屬予題  
跋故為之贊而復其後以歸之贊曰江左之賢粵惟  
安石高卧東山累辭徵辟出為蒼生茂揚聲寔談咲  
折奸從容勝敵王室奠永安厥功誰匹簪組蟬聯才華  
傑特文武一門有光載籍遺像儼然垂示無斁

諭德梅菴先生趙公行狀

公姓趙氏諱琬字叔琰晚號梅菴老人系出宋宗室

魏王德昭之後由魏王十一傳至高郵錄事孟堙始  
徙居常州之武進孟堙生由彰元永興主簿由彰生  
宜賢宜賢生彥珎彥珎生公之父敏善以公貴初贈  
承德郎國子司業再贈奉直大夫左諭德母陳氏繼  
母戴氏俱贈安人進宜人公生而穎異自幼凝重不  
好嬉戲讀書數過能背誦八歲出就外傳九歲通孝  
經論語大義十歲值母陳氏喪哀毀如成人十四補  
郡庠生習舉子業為文章日進月益永樂辛卯歲以  
詩經中京闈鄉試第二名時考官評其卷有云經學  
則融傳註而成文策問則據事實而敷答簡而且明

學而不冗非有學者不能也明年會試春官中乙榜授浙之奉化教諭甫半載代還調閩之德化公善於訓迪士子翕然向方閱七寒暑以父憂去服闋除保定之慶都未幾聞繼母戴氏喪去復除山東之金鄉皆教諭宣德甲寅歲用衍聖公薦赴京辭三氏子孫教授職弗就遷翰林院待詔明年陞北京國子監司業階承直郎已而 賜勅命進階承德郎正統甲子春三月 車駕視學 命公坐講易之文言翼日 賜織金紵絲羅衣各一襲 賜宴于 奉天門明年 陞左春坊左諭德階奉訓大夫已而又 命公兼

經筵官

賜織金紵絲羅衣一襲白金三十兩鈔三千

貫景泰辛未春二月

車駕視學

命公坐講書之

恭警

賜織金紵絲羅衣各一襲及紗帽犀帶復

賜宴于

奉天門公深自感激歷陳七事皆學政當

務

上命禮部議多見施行是歲冬得疾醫莫能効

遂卒時某月日距生洪武丁卯某月日享年六十有

五公丰姿秀偉言詞動止雍容閑雅所著詩文渾厚

典則類其為人其教學者每以古人嘉言善行諄諄

開導故所至人化其德久而益親在太學十有七年

規矩整飭脩德講學教人有序始至嘗議修胡安定



湖學之教職居佐貳勢莫得行公處已甚節儉而急於周人之急太學諸生中有親在遠方弗及養者必致書郡縣俾存問之貧弗能娶者助其貲為擇配婚之喪弗能舉者厚賻之設藥房選諸生知醫者五六人領其事以已貲置藥物其中以濟人之急又買地都城之北環植萬柳名萬柳庄設義塚以葬凡喪之不能歸者其於師生恩義可謂兼盡矣然好善惡惡之心大明諸生有善行者曲加禮遇至忘其勢分敬之如賓或少有過差則正色待之過而弗改者遠絕之至弗與言其多取怨於人以此在慶都金鄉時嘗

考山東山西鄉試及禮部會試在太學兩奉命代祀鄒魯及會稽諸祠所至竭其誠敬於民秋毫無擾魯王重公為人親書裡祀二大字并為文送之而會稽諸鄉老亦爭為詩歌稱頌其美公與人言必及聖賢事業與忠孝大節勢利事絕口不論晝夜汲汲惟以教育賢才為已任聞有司失職則曰此我筆與教者之罪也其忠厚謹飭終始無間焉初娶龐氏累贈宜人繼娶南氏累封宜人俱有賢行子男二長仲達早殤次仲壽年方十有四歲甚孝女一贅孔子五十八代孫公瓛為壻公比祀會稽還過家於邑之西蓋

村先墓旁建壽藏茲仲壽將奉公柩還葬之以輅嘗  
游公之門悉公之行請為狀其事如右以俟銘潛德  
者擇云

封文林郎監察御史龔公行狀

公諱銘字克新姓龔氏世為揚之高郵望族曾大父  
士信大父思誠父文禮俱隱德弗仕母王氏有賢行  
公自幼端重事父母極孝敬奉甘旨承顏色靡不得  
其懽心親歿哀毀喪葬之禮一無所違弟鉅蚤世撫  
其遺孤逾於已所生及游郡庠受詩經習舉子業學  
行老成為師友所推許然累以鄉薦弗利尋應貢上

春官入太學宣德甲寅擢知淳安縣事公下車務以  
德化人不尚刑威而尤留意學校一時人材盛出公  
勸迪之功居多邑之民方傾心向慕而公以讒言為  
當路者所沮遂力求去位蓋公待人一於誠蒞政一  
於公不暇為利害計以是人或弗遂所欲此勢所必  
至也公胸襟瀟灑偉貌修髯望之如神仙中人平生  
寬厚仁恕與物無忤性簡靜方賓朋匝坐談笑之劇  
謹聲撼屋公默然自如平居好施予里人以貧告者  
輒周之無吝色緇黃之流誘以徼冥福者則錙銖弗  
予退居十餘年優游里閭絕無復干進意日惟以課

子孫延賓朋為事戶外之履常滿郡大夫考德問政  
率往咨焉郡人陰佩其惠公不自以為德暇則與士  
夫酌酒賦詩陶咏性情日以為樂勢利事泊如也配  
張氏子男四長誼次讓蚤卒次讚次謙登辛未進士  
拜四川道監察御史女二長適某次適某孫男女各  
五曾孫男女各一謙以三載滿推恩封公文林郎  
四川道監察御史母封孺人命下公以疾弗起時  
景泰乙亥某月日也距始生洪武丁卯某月日壽六  
十有九公去淳安久淳士庶往來道高郵必泊舟湖  
下徃拜公於家雖甚匆遽弗廢及御史既貴淳人無  
少長聞之皆曰是吾邑令龔侯子侯位不竟其德以  
去茲已食其報矣天果畱於仁人耶其愈久為人所  
愛慕如此初公蒞淳之明年予忝領鄉薦還公喜迎  
謂曰中科日易中魁元難此子之先世所積也慎毋  
以學自畫尚勉其遠且大者逮茲二十餘年予以踈  
拙竊祿於朝未嘗不思公之言每期歸省之便敬  
拜公庭下而公今歿矣嗚呼痛哉公訃至御史號慟  
欲絕以予相知屬為狀其事因述聞見大槩如是以  
俟銘潛德者擇焉

桃溪畊叟柯公墓表

桃溪畊叟柯公今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學士潛之  
大父孺人林氏其大母也卒且葬已十餘年矣茲潛  
以父喪歸守制因持大父母行實造予請表其墓按  
柯氏莆田右族公十六世祖五代晉評事實自晉江  
遷莆田武盛里之西柯宋皇祐中評事六世孫贈承  
事郎昱再遷安樂里之柯山子孫衆多代有顯者至  
公曾祖復祖憲孫考君實皆以隱德自高公諱詮字  
德平行四桃溪畊叟其別號也公早喪父兄奮自樹  
立事母郭盡孝撫二姪有息姪卒復撫教其子女至  
疏從遺孤咸加賑恤治家嚴而有法儉於自奉而厚

於供祀事宴賓友凡先塋先祠時加修葺復以所居  
構書屋命子孫肄業其中蚤冀躬為程督間遣從名  
師資給之費傾囊弗吝與人交關心見誠人有善獎  
與之不善開導之因而改悔者衆或有侵其先世遺  
業及竊其貲去者公悉置不言以是人皆稱其長者  
平生以氣自豪脫落勢利娛情經史年四十即營治  
壽藏壽具別築室壺公山南之桃溪因號桃溪畊叟  
云暮年精神不衰遇佳時令節邀集同志登山涉水  
極觴咏之樂見者謂為神仙中人景泰乙亥七月二  
十日卒距生洪武壬戌九月十九日壽七十四配孺

人林氏同邑醴泉里王湖名族孺人淑慧多能嘗誦習孝經列女傳諸書曉其大意尤精於女工父母為擇令配得公遂以歸之勤儉之德雍睦之行慈愛仁惠內外無間言凡公所為孝義著于家庭忠信孚于閭里亢聲邁烈於先世而垂休委祉于後來者寔孺人相助之力也其賢矣哉孺人生洪武壬戌八月十七日卒景泰辛未十二月十五日壽七十子男二長淳封尚寶少卿蕪翰林院修撰次滿女二適某某俱先卒孫男七長潛景泰辛未進士第一人累遷今職次江通州學政澍邑庠生某某早卒女四曾孫男五女六淳等先後奉柩壆醴泉里山門洪林之原其墓公所自治者也世常言有德者必有後若公與孺人者即其生平所為非有德而何是宜肖子哲孫簪紱蟬聯譽望赫奕而方來功業未量有後之報豈不信而可徵哉予故為之表庶後之人有所考焉

贈禮部儀制司主事邵公墓表

邵公克宜以成化己丑五月十日卒于正寢距生洪武庚辰某月日壽七十庚辰十二月諸子奉柩葬章家山之原丙子以子新貴朝廷推恩贈公承德郎禮部儀制司主事己亥新自主事陞員外郎奉

使南還持大理卿同邑朱弘澤所述狀來徵予文刻  
石表墓以昭潛德予受交於公父子義不容辭敢為  
表之公姓邵氏諱崇義字克宜世家淳安太平鄉之  
石溪曾祖子成祖彥材父希本有隱德母許氏有淑  
行希本無子雲坡吳芳遠其姊之夫也生公之明日  
謂希本曰吾子頗衆此子宜為舅氏嗣希本喜遂鞠  
之以嗣其後云公天資秀異儀觀甚偉如翠竹碧梧  
清氣可挹少從鄉先生游涉獵經史博覽典故通曉  
大義年十四希本卒旁無伯叔兄弟奉母許庶母方  
筑然以居里之強悍者謂公卑弱可欺欲以計侵其

田宅每以重科擾之雖賴本生兄弟為之提撕而公  
挺然自立卒不少損欺者意沮比壯躬率僮傭力田  
治生外供賦稅內應賓客久之市良田新別室貲產  
寔裕延師訓子教行禮讓嘗言人生衣食惟取僅足  
而已烏用什一之利以招怨尤暇日朋儕孤艇徜徉  
溪上自號石溪釣叟親友相過款洽益情談論竟日  
人有善稱之弗置有過面折之無隱鄉人爭論是非  
必取直於公惟言是信二母相繼卒哀傷過甚喪產  
以禮念外父母老無子擇婢僕馴謹者徃事之終其  
身有勸公復姓者公曰甥嗣舅義也况父命乎人健

其言間語諸子曰吾幼而孤壯而多艱老今且至不及用世爾輩能繼吾志吾不仕猶仕也乃遣仲子新從吳氏姪武庫郎中福治春秋補郡庠生領天順壬午鄉薦成化己丑登進士第是歲春公疾作召子若孫謂曰吾無德壽及七旬汝曹頗已成立死復何憾但新初入仕務宜盡忠報國以無忘吾訓吾目瞑矣言訖而終遠近聞者無不嗟惜逾月新奉命使湖湘便道過家而公已即世矣公娶西源方處士温祖女仁慈淑慎閑於內則年十六歸公家事無巨細一以身親之奉養二姑孝敬弗違歲時助祭必豐必潔

義處族姻惠施鄰里恩御婢僕撫諸子女慈愛均一  
生永樂甲申某月日卒正統丁卯某月日享年四十  
有四贈安人合葬公繼娶漢洲方氏克勤內助無出  
封安人子男五長祐次即新次仁早世次棗次齡女  
一適某孫男十女五曾孫男二嗚呼公可謂傑出之  
士哉使邵氏田宅不歸他人宗祀不至廢絕公之孝  
義大矣升朝有子推恩錫秩增光門楣公之善  
慶宏且遠矣况子之名位未量而諸孫學業方進將  
來之福殊未艾焉故為之表

陝西叅議李公墓表

天順壬午某月日陝西布政使司右叅議致仕蒙陰李公以疾卒於家壽七十有三後十有五年為成化丁酉其子戶部郎中炯然奉狀謁予求表其墓予稔聞公賢弗獲辭按狀公諱柰字時珎姓李氏其先隴西鉅族八世祖讓元金牌千戶始徙家蒙陰高祖彬卿曾祖敬元迪功佐郎判益州路沂水縣簿祖燁考昇皆隱德弗耀考後以公貴贈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妣倪氏封孺人公自幼岐嶷如成人長游邑庠治春秋深得聖人褒貶大旨齊魯學者多師尊之永樂庚子領鄉薦第二登宣德丁未進士除行人司行

人所至宣布德意諏詢善道克舉厥職以薦授南京四川道監察御史務持風裁糾舉不避權勢南京守臣不法公率同列論之為之少戢尤惡貪暴有王御史者嘗納賄公按之或曰彼同僚也盍少假公曰御史為朝廷執法不以私親廢况同僚耶工部王員外尤贖貨每以賂免及是為人所訐公卒按如法刑部徐郎中素刻深有法不當死者而杖殺其母子二人逮赴鞫治徐與公有舊冀得寬假竟以酷刑坐罷由是有鉄板李御史之號蘇豪民擊人碎其首而死公鞫之衆皆證非枉豪以尸無傷弗承公厲聲曰爾



殺人而陰易其骨將誰欺耶豪色動一訊而伏乃知彼賂守尸者以他骨易之也衆驚為神晉人邢小四其里有富室同姓而我籍者賂里胥移其籍于小四復拘補伍小四按籍當行屢訴於藩臬臺省莫自直公為查遠年籍冊事始白於死獄尤重囚婦王季奴隨其夫罰役北京其夫道亡季奴獨携幼子還巡司詰之謂其殺夫者季奴不勝拷掠遂誣服械送南京法司錄其無冤將棄市適公監刑閱其案不見其夫骸所在且察其容色若甚戚者問曰得無冤乎季奴泣曰冤誰復肯辯耶分一死耳若求平反必更加拷

掠又不知幾死也公疑其情不忍行刑同事者曰法司已有成案何用疑公曰死者不可復生柰何局於成案而輕殺人耶後於他所獲其夫季奴以緩獄不死時荆南張都憲純掌院事凡他道滯獄弗決者必以屬公吏抱牘至見有公署字不更視曰李御史所錄必無冤也其見信如此正統丁卯滿九載進階文林郎推恩封其父母妻及繼室如制戊辰春冢宰柳菴王公薦補陝西右叅議旬宣所至務以宣上德訪民隱為急事有便於民益於民者靡不盡心為之明年督理河西邊儲邊士賴焉王都督敬為總

戎注意兵備故黃河迤西惟涼州兵號最精王以公  
盡心國事深加禮重在河西及朞當代會邊報益急  
代者逗遛河東弗敢進左右勸公趣駕過河以避公  
斥之曰吾荷國恩叨寄方面今邊徼有警宜以死  
報國柰何去之竟候代者至乃還先是朝廷以  
虜勢猖獗命陝西守臣預為防守時承平既久武備  
多廢欲委官簡閱之衆皆憚行公毅然曰主憂臣辱  
今國家多難正臣子盡節之日可以避勞耶乃請  
自行往來秦隴延慶間晝夜不遑寧處一卒一矢躬  
為簡閱由是士馬精強兵威大振偏頭關戍卒乏食

委公督運轉輸千里餽餉以足守臣以鄜州路當金  
湯白豹之衝恐虜騎突入議設兵防守朝廷可其  
奏衆亦規避公復請往既至繕甲兵練士馬築城浚  
隍晝夜防守一方以安慶陽民苦飢有司不敢擅發  
適公至責之曰民以食為天七日不食則死矣為民  
父母忍坐視其死耶即令發賑之民有逋賦積歲不  
完有司嚴刑督之公嘆曰民困故不能輸耳柰何以  
刑因解其繫繫從容諭之同官笑曰彼頑民督促之  
且不肯輸顧緩之彼肯輸耶民皆感激相語曰此吾  
父母也吾屬可不自勉而使之貽譏誚乎於是爭假

貸以輸卒無負者故西人有李佛兒之號叅政孫毓  
因戲曰君為御史人號鉄板今為叅議人號李佛何  
前剛而後柔乎公曰御史尚彈壓叅議貴撫字官固  
不同為政寬猛亦宜有異可一槩施耶孫服其言景  
泰壬申壽逾六十即上疏乞歸 朝廷許之既歸築  
別墅於賈山西麓日與故人賓客談咲觴詠為樂教  
子孫讀書課僮奴樹藝以自娛優游十年易簣之際  
神氣不亂遺命炯然曰吾遭時發身官至方面得保  
首領以沒固無所憾但念 國恩未報汝今忝科第  
他日當盡忠所事以補乃父之不足即吾死瞑目矣

公為人恬淡寡欲於世利紛華泊無所好性孝友蚤  
喪母事父能順適志意既沒哀毀逾禮及仕以祿弗  
逮養語及輒流涕歲時忌日祭必盡哀撫幼弟極友  
愛弟嘗鬻其田產為贖還之既而又鬻又贖終無怨  
意弟卒撫其二孤無異已子悉力為畢婚娶宗戚故  
舊有貧乏賑之恐弗及與人交至誠不欺或有過為  
之掩覆有片善則喜談而樂道之尤喜汲引後進督  
儲涼州時少暇即進諸生為解析經義教為文章學  
者爭自濯磨涼州素乏科第次年歌鹿鳴而升者三  
人公有以造就之也自奉甚儉約居常食不兼味嘗

營居弟子弟務求堅久公曰苟蔽風雨足矣何過為  
千百年計哉遇人窮困則賙之不吝鄉人嚴剛負京  
租公罄所有為足之嚴貧不能償止一女欲歸公為  
侍婢公却不納且出券焚之其女後嫁良家子公沒  
女哭盡哀如喪父母持身廉介雖為寒士時非其義  
一介不取鄉有鉅豪少以不義致富晚年愛禮賢士  
素慕公賢以厚幣招之公辭不往或隘之公曰吾聞  
君子不飲盜泉之水况不義之物而可受耶居官所  
在有冰蘖聲嘗使藩邸外國賜遺甚腆一無所受道  
經順德里人張時為罷守延款數日見所持囊中意

必遠方珍物探視之乃黃連數裹蓋公素苦目疾故  
為之備也致仕歸所積不足充道里費身後家無餘  
貲惟遺書數千卷而已退居林下而心不忘朝廷  
每聞登一正人行一善政輒喜形於色否則愀然不  
樂者累日鄉人愛慕其為人一言一行輒取以為法  
其訟不平者是非曲直惟於公取決行不合義者不  
畏有司之戮而惟恐公之知邑大夫政有所不通必  
造廬咨訪藩臬重臣及四方賢達過其邑者未嘗不  
求見黃忠宣公曰士如李時珍當於古人中求之大  
司徒楊公亦謂公名實相符無愧於古人人以為名

言平生著述有春秋管窺王霸總論藏於家初娶杜氏蚤卒贈孺人繼徐封孺人子男三伯煥然蚤夭仲即炯然中天順丁丑進士今戶部郎中季燦然邑庠生孫男慶龍中成化丁酉貢士鳴于世之仕者吳悞不振久矣蓋士必以理為主而氣以充之然後足以有立觀公之所存所施其剛毅正直之氣莫之可回而理實行乎其間故無往而不得也惜乎位不滿德未究厥施然想其為人有足以廉貪而立懦者故為之表使人讀之庶幾聞風而興起哉

前監察御史練君墓表

練君諱綱字從道姑蘇名家先世以官為氏自周而來代有聞人宋時有諱京者仕為河南節度使封南康郡伯君二十世祖也八世祖應祥累官江浙提刑始徙家嚴之建德元至正間曾祖文達海道萬戶府總管復自嚴徙蘇占籍長洲卜居尹山遂家焉祖則成洪武初舉明經為春坊司直改河南道監察御史考諱哲封監察御史妣王氏同邑文靖公汝玉之女贈孺人君自幼穎異立志遠大為邑庠生治春秋舉宣德乙卯京闈亞元會試辭乙科卒業太學正統己巳歷事都臺適英廟北征未還景皇帝為臣民

推戴正位 宸極以安衆心九月君上中興要務言甚切直曰謹天戒急先務正軍法布恩澤廣言路屏奸邪公薦舉察罷吏大要調守成與中興不同中興與創業無異其機在 聖心一轉移間則可因敗成功變禍為福矣 上命所司采行之自是聲譽籍籍騰播中外十月虜進逼都城君復上勤王急務謂黠虜妄想非止如前日侵我邊鄙留 車駕而已寔欲餽金人以汴京待我乞 勅兵部尚書于謙武靖伯石亨統率精銳令楊洪等軍馬併力夾攻截其歸路使隻輪不返敢有妄主和議或請南遷以圖偷安者

即為奸臣急誅勿留是月拜浙江監察御史感激知遇言之益力歲庚午又上言五事皆安穩至計辛未奉 勅巡視兩淮監課君威名素著姦宄之徒望風而靡宿弊盡革人心稱快壬申還 朝深蒙 獎諭復陳時務八事又條上軍國之計 上皆優納是月進階文林郎 賜勅褒美封贈父母及封其妻徐孺人先是四方召募民壯聚之敢勇營歲久逋逃者衆當道請治其罪編入戎伍君抗疏言初募之時許以事定寧家不意稽留日久飢寒切身其所逋逃勢有必至宜悉放歸鄉里以全恩信 詔允其言甲戌春

會闈監試防範嚴密縉紳推重是歲按巡八閩適官  
臺山賊衆嘯聚渠魁未獲脇從逮繫者衆君至趣師  
進勦而出其無辜激揚過峻人咸忌之按察使楊珏  
素與君有隙因相訐奏遂皆左遷君得陝右邠州判  
官舊官猶在復改擬甘州前衛經歷實擠之也檄未  
下而外艱訃至比歸浮沉鄉里無復仕進意因念先  
世田園甚廣更代以來十存一二廼戮力經營寔復  
其始所得贏餘輒以濟人故人仲玘子貧無所止為  
築室以居母黨有子被掠遠方遣人齎白金贖之以  
歸弟從理亡待其子恩義兩至嘗構思菴于先塋之

側中塑范文正文忠烈二賢像人問之曰使吾遇其  
時當學范公否則為文公死耳今皆不可得是以敬  
而奉之君立心剛勁遇事敢為不顧身之利害人之  
毀譽嘗誦解學士縉紳寧為有瑕玉莫作無瑕石之  
言喟然曰士如此足矣是以侃侃之氣愈挫愈勵至  
老不變者志有在也平生所著詩文頗多不欲留藁  
所存惟奏議二冊生於洪武壬午二月日卒於成化  
丁酉三月日壽七十有六子男四莊華萃莖女三孫  
男七君預卜地於吳鳳凰山莊等以某年某月日奉  
柩合徐孺人之窆葬焉予奉勅南還道經姑蘇莊

等衰經迎拜舟次出司訓陳頌所述狀以墓表為請予慘然久之追憶徃者國家多事時予承乏內閣晝夜從二三大臣籌畫贊襄急圖恢復至廢寢食于時科道果決敢言如君輩無幾獨君相與力主國是凡和議南遷之謀一切斥去幸而事機不失功底於成以無負聖明之所付託者有由然也第君性太剛志太銳言論太激謂功業可立就而一斥不復齎志以歿惜哉雖然仕歷臺憲不可謂不顯名播中外不可謂無聞肖子哲孫繩繩蟄蟄不可謂無傳是以可瞑目地下矣予故為之表

封奉政大夫兵部郎中徐公墓表

公姓徐氏諱震字士威號靜樂又號復初公系本偃王後先世居衢之龍游十一世祖宣自龍游沙溪徙淳安之蜀阜家焉七世祖珏仕松陽令祖參仲父宗顯有隱德母洪氏有賢行公自少秀穎端重父母鍾愛之口授孝經小學筭數即記憶不忘八歲入鄉塾書過目成誦蚤夜孜孜涉獵經史旁及陰陽地理曆律諸書靡不研究年十四五二親相繼棄背營治喪祭一循典禮雖應酬門戶日不暇給亦未嘗廢書史天性孝友敬事庶母王撫愛幼弟蛟無異同母兄禮



性嚴公奉之盡悌道情意歡洽義隆族姻惠及閭里  
每遇歲歉發廩濟乏貧不能償者置之公外貌和悅  
而中有定見是非好惡一出於公嘗為里正有錢姓  
者被鄰人竊其鋤告於公其人爭辨不已公解其衣  
陰使人謂其妻曰爾夫令我來取鋤不信則視其衣  
妻遂以鋤與之其人始服辜鄰人有為不義唯恐聞  
之於公或爭論不平及田地疆界不明者必造門求  
直得公一言皆釋然而去家素饒裕積而能散正統  
間有司募民出粟百石應之里人鄭某年九十餘程  
某年八十餘皆老而無子公給以衣食及死與棺槨

以葬其他若宋亮諸人給棺以葬者非一公言醫藥  
可以濟人乃親製太乙諸丹遇有疾者施之或疫癘  
之興疔瘡之發療之無不立効所全活者甚衆訓教  
諸子及群孫皆以義方每誦諸葛亮靜以修身儉以  
養德之語勉之子貫舉天順丁丑進士授兵部職方  
司主事姪鑑舉庚辰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公遺書戒  
之曰古人有言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  
汝輩不可不勉又曰惟忠以事上敬以處事斯可以  
無忝於厥職癸未歲蒙推恩封承德郎兵部職方  
司主事成化壬辰進封奉政大夫兵部郎中

制詞有養恬樂善孝友忠信之褒烏紗命服感激無  
已秉德執禮益堅晚節平生雅愛山水遇奇勝處登  
臨忘倦嘗構靜樂樓復初亭為遊息之所又預卜壽  
藏於天堂之原誠達生之士也邑人無老少貴賤疏  
戚皆以公為忠厚長者卒之日聞者沾襟非其素履  
有足感動於人能如是乎公生洪武甲戌二月日終  
成化丁酉十月日享年八十有四配錢氏慈和孝敬  
克相厥家先公十年卒初封安人加贈宜人子男三  
長萬英次恒次貫歷主事郎中遷福建右叅政名位  
未量女一適洪坡王昂孫八溥淑鄉貢進士澄邑庠  
生源濟浚洪順曾孫十三人諸子奉柩以卒之歲月  
日與錢宜人合葬於天堂之原貫具事狀詣予泣拜  
求表其墓用圖不朽其孝可嘉已於手徐氏吾邑詩  
禮之家積德累善已非一日此予所及知者若公立  
心制行真足以表俗宜家是以篤生賢子用顯於時  
荐沐 地封之典親承 天語之褒子孫繩繩福祇  
未艾夫豈偶然者哉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予於  
徐氏有徵焉敬為表之



